

郑逸梅

文苑花絮



WENYUANHUAXU

期

文苑花絮

中州書畫社

文苑花絮

郑逸梅著

责任编辑 王鸿芦

中州书画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192千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6,000册

统一书号11219·18 定价1.02元

内 容 提 要

《文苑花絮》与1982年我社出版的《艺坛百影》堪称姐妹作，但本书所收范围更加广泛，除文化艺术园地的掌故、趣闻、轶事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某些内幕外，还涉及到名胜风景、节令饮食、养鱼栽花、园林布置、革命文物、服装演变等。叙写生动，语言简炼。揉趣味性、知识性为一体，并有难得的资料价值。可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阅读，也堪为文史研究者提供参考。

几句开场白

这本《文苑花絮》所谈大都偏重于文艺方面，因为本人爱好文艺，接近文化艺术方面的人士较多，当然要多谈熟悉的事情了。和已往出版的《艺坛百影》堪称为孪生姐妹作。但本书所谈的，似乎范畴广泛些，有谈名胜风景的，有谈园林布置的，有谈节令饮食的，有谈养鱼栽花的，有谈秘事杂闻的；也有谈学校教育的，革命文物的。服装演变的。把知识性、掌故性、趣味性三者结合起来，成一整体，这是我写作的一贯作风，始终如一的。凡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经历有限，记忆力亦有限，况我年届八十有九，记忆力已趋衰退，随笔所谈，谈错在所不免，希望海内同志及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此外还有一点，我得补充提一下：社会新尚，任何什么事情，都得摆事实，讲道理。我却以为两者相辅而行，不能划分得似楚河汉界，最好把讲道理，融化在摆事实中，不着痕迹。否则单讲道理，一般读者往往认为教条式，枯燥乏味，所得的效果较差。我写这本书，打算这样做，可是水平不够，未能做得到家。但我不妨在这儿提倡一下，深望高水平的执笔者，向这方向走去，起个示范作用。

郑逸梅

一九八三年作于纸帐铜瓶室

目 次

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	(1)
《续孽海花》作者张鸿及其燕园	(2)
关于胡朴安	(4)
“文坛怪物”张丹斧	(9)
秋瑾女儿王灿芝	(14)
李公朴之死	(15)
欧阳予倩与《新桃花扇》	(17)
创设中国红十字会的沈仲礼	(18)
我和赵眠云	(20)
同硯金季鹤的生平	(26)
女小说家张爱玲	(31)
朱文叔的一件长衫	(32)
胡雪岩死期及遗像	(33)
词人梁启勋欣赏珍珠帘	(35)
赛金花认识的名流	(36)
也说袁世凯的《戊戌纪略》	(38)
诗囚梁鸿志	(40)
胡石予先师的画梅	(41)
梅竹双清话石伽	(50)
张大千和陈巨来的交谊	(52)
画马名家赵叔孺	(53)

擅画熊猫的胡亚光	(55)
百岁老人苏局仙的书法	(57)
写市招的圣手唐驼	(59)
书画润例漫谈	(60)
张伯驹的鉴赏和珍藏	(63)
刻苦学艺的汪大铁	(65)
翁宗庆家藏翁松禅手迹	(67)
状元扇	(69)
宫廷扇与爰居阁	(71)
《红楼人名印玩》和赵穆其人	(73)
印谱收藏家张鲁庵	(74)
陈端友的琢砚艺术	(75)
《紫云砚题咏册》	(77)
苏绣沈寿的《雪宦绣谱》	(78)
艺坛掌故一束	(80)
春联今昔谈	(84)
尺牘的集藏	(86)
《浮生六记》佚稿之谜	(91)
诂林精舍一席谈	(96)
《留芳记》与梅兰芳	(99)
杨乃武案演时装剧	(101)
花衫名角绿牡丹	(102)
瘦皮猴韩兰根趣事	(104)
黄山云	(106)
萧山与湘湖	(108)
西泠印社的轮廓	(110)

杭州净慈寺运木井的秘密	(113)
苏州怡园谈往	(115)
网师园人物写照	(117)
南湖的革命纪念船	(119)
昆山访归有光墓	(120)
培植石菖蒲	(121)
蓄金鱼的乐趣和故事	(123)
烟花三月话清明	(129)
申江消夏忆当年	(130)
中秋生日的几个人物	(132)
城东女学的特殊施教	(134)
“正”字记数的由来	(135)
吸烟肇祸的一斑	(136)
畏蛇病	(138)
我国近代的若干第一人	(140)
徐光启的九间楼	(145)
钱名山为柳如是辨诬	(146)
洪钧手札中的史料	(148)
易实甫的手写诗稿	(151)
钱基博对诸健秋画艺的品评	(153)
谈沈尹默	(155)
萧蜕庵的书艺	(157)
李健写龙字一百幅	(159)
陈铭枢发现蒲松龄词稿手迹	(160)
廉南湖与吴芝瑛	(161)
“洞天四宝”刻印者潘稚亮	(163)

刻碑名手黄怀觉	(169)
贺天健与杨石朗	(174)
钱冲甫其人	(176)
李燮和办《东方日报》	(177)
周瘦鹃生平四件得意事	(178)
陆陇梅藏梅兰芳的《中国戏剧图案留影》	(180)
誉满中外的史学家汤志钧	(182)
校注专家钱仲联	(183)
八法草堂李丁陇	(186)
但杜宇爱禽成癖	(188)
陆士谔的讣告	(189)
徐卓呆啖豆饼	(191)
宋痴萍谈酒肴	(192)
雕组后起之秀杨忠明	(194)
钵水斋头韵事多	(197)
《月屋樵吟》的翁氏手录本	(200)
复旦大学的《诗经》展览会	(201)
国学扶轮社出版几种巨著	(202)
几种油印书册	(204)
《孽海花》说部中多苏州人	(213)
漫谈肖像画	(215)
扬州的雕刻	(219)
南社中的几位能书者	(221)
我是怎样编写《南社丛谈》的	(227)
《小忽雷》小考证	(229)
寿命短促的《南方报》	(230)

南汇之狱始末记	(231)
具有悠久历史的星社	(234)
襄阳公园的老人	(240)
朋友的趣事	(242)
从半面之缘到池鱼之殃	(247)
学和教的回溯	(250)
也来谈谈修辞	(253)
冬花	(256)
梁溪胜迹忆当年	(258)
姑嫂饼别饶风味	(260)
我的小天地	(261)

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

黄仲则在文学史上是一位著名的短命诗人。他名景仁，又字汉镛，别署西蠡，自号鹿菲子，江苏武进人。生于乾隆十四年，卒于乾隆四十八年。三十五岁。著有《两当轩集》，集中有《都门秋思》诗，“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尤为脍炙人口。于此可见他当时生活的艰苦，且不仅这两句表暴他的困境，还有：“全家如一叶，飘堕朔风前”，又“排遣中年易，支持八口难”，读之令人垂涕。他逝世至今已二百年了，目下常州市当局，把他故居马山埠八十六号的两当轩加以修葺，恢复旧貌，定为文物保护单位。仲则的后裔黄葆树，我是熟识的。葆树虽寓居上海，其兄葆熙在常州，仍住两当轩中。这屋历经沧桑，但穹形的屋顶，还是保存着，赭色的柱子整齐无损，惟原来的蛤蜊格长窗，已换了玻璃窗了。大致来说，规模尚还存在。按仲则是宋代黄山谷的后代，山谷当年，由江西迁到常州，筑屋以居，那么这座屋子，更饶有历史意义了。

《两当轩集》，版本凡若干种，最早的雕版，共二百四十四片，累累赘赘，一向堆在故居中，最近由葆树昆仲悉数捐献常州市博物馆。葆树昆仲重视先德遗泽，搜集得仲则的全身像，那是吴儆手绘的。又有戴着凉笠半身像，像傍钤有“两当轩”及“山谷诗孙”二颗印章。又仲则手写的诗轴，及致洪亮吉的书札、藏砚拓片，这是苏东坡遗物，仲则加上铭刻，如云：“眉山苍苍，

大块文章，兽纽头，篆鸟迹，中空无物，何止容卿辈数十。”下署：“景仁仲则甫”。此硃后归杭州丰华堂杨见心，故硃拓有“泉唐杨见心藏”六字白文印，从未见过著录，尤为可珍。仲则也擅篆刻，印拓甚多，其中有一方，刻着“睡起情无着”五字，遒劲古逸，更属佳构。葆树通过施蛰存介绍，与广东东莞袁洪铭通信，得知袁家藏有仲则写赠张药房的行书直幅，便请袁老摄了一帧照片寄来。事情很凑巧，葆树的侄子黄重华，旅居香港，也留意于仲则的文物资料的访求，不意在港参观树仁书院举办的明清名人书画展，竟发现张药房所绘墨竹一轴，画上题款：“仲则吾兄正辛丑三月二十八日张药房图”，重华为之十分欣喜，即拍摄照片，寄给葆树，葆树把有关仲则的手迹文物，摄影汇成一册，谋影印问世，的是艺苑瑰宝。

仲则和药房友谊很深，重华撰有《黄仲则与张药房的翰墨缘》一文，谓：“张药房名锦芳，乾隆五十四年进士，著有《南雪轩文钞》、《南雪轩诗余》、《逃虚阁诗钞》。《两当轩集》所载《先友爵里名字考》，知仲则曾与张药房、冯鱼山、洪稚存、安桂甫、余少云同作饯花之饮，仲则有诗记述其事。”

《续孽海花》作者张鸿及其燕园

常熟曾孟朴撰了一部《孽海花》，轰动一时，可是没有完笔，同乡燕谷老人，因有《续孽海花》之作，这书的真实性，更较曾氏所作为强，是一部有价值的历史小说。尤其对于戊戌变法，很为贍详，把慷慨激昂的谭嗣同，写得有声有色，活跃纸上。

燕谷老人的真姓名为张鸿，生于一八六七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初名澂，字师曾，又字诵堂，别署隐南，一作映南，有时署璚隐，晚年号蛮公，最后为燕谷老人。他是江南名宿，书香世家，一八八九年乡试中式，援例报捐内阁中书，迁户部主事。一八九六年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九〇四年赐进士，廷试居三甲一名。在京为官时，与李文田，文廷式、曾孟朴等经常往来，与常熟的徐兆玮（少逵）、沈鹏（北山）交谊甚密。其妻翁氏，是翁松禅的堂侄孙女，故与翁家关系也非一般。

他曾任外交部主事，由郎中，记名御史，擢为出使日本长崎领事和仁川领事。一九一六年，谢病回里，购置辛峰巷一宅，居住近二十年。他与曾孟朴等创设了塔前小学，又办中学和苦儿院。主持建设了图书馆、红十字会和佛教会等。

一九三七年冬，全家避地南行，经湖北、湖南到桂林。翌年夏，由香港移居上海，韬晦不问世事。其妻翁氏，结婚仅四年即病故。娶苏州曹氏为续弦，情性不合，离去。复娶留日学生安徽歙县程氏，程氏在沪上任教，生二子，长名商，次名周，相继夭殇。

燕北老人知识渊博，懂英、法、日语，通佛学，善填词，嗜昆曲，工书法，又能作画。他著有《蛮巢诗词稿》三卷，《游仙诗》一卷，《长毋相忘室词》一卷，另译有《成吉思汗实录》若干卷。

他老人家的燕园，一称燕谷，因自号燕谷老人。这园是清康熙时台湾知府蒋元枢所构造，园内有两座假山，东南隅用湖石，西北隅用黄石，嵌空玲珑，别成妙境。园中有三婵娟室，他有诗记其景迹：“怪石轮囷云作态，老松偃蹇雪为装。三婵娟室今何似？剩有寒梅数点黄。”又有《燕园漫兴》一绝云：“牧叟园林

迹已陈，此藤托地绛云邻。问年红豆差相仿，应见河东垫角巾。”

注云：“牧翁第宅，自鱼家桥向西，至琴河，大步道巷、辛峰巷皆在内，故绛云楼相传在桦树弄，以地形推之，则燕园亦在牧斋宅中。”可见他的燕园，实为钱牧斋、柳如是双栖的红豆山庄绛云楼的一部分。燕园中丛竹成林，有白皮松干霄蓊蔚。又牡丹紫藤，着花蕃茂，为数百年物，那么也是钱家旧植了。

我友邵廷庆，和张家有戚谊，他幼年犹见燕谷老人，谓老人欣然身长，貌清癯，戴眼镜，以旅京年久，操燕语。晚年家居，每外出，辄携糖果归，观诸孙雏索食以为乐。

如今，常熟燕园虽废圯，但假山石犹存，倘地方领导机关能鸠工修复，也是足以流连的名胜古迹。廷庆见告，老人许多诗文、日记，及《成吉思汗实录》未刊稿，都在廷庆处，奈十年浩劫，悉化云烟，仅留一晚年照片。我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整辑《续孽海花》，便向廷庆借这照片来，制成铜版，印入书中，老人遗容，读者才得瞻仰。

关于胡朴安

胡朴安有国学大师之号，不料天不慙遗，遽尔奄忽。逝世的时期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日清晨，享年七十岁，各报一致登载哀悼文字。文人生前，虽属清苦，死后却有这许多点缀，也足告慰于九原了。

朴安名韞玉，字仲明，一作颂民，安徽泾县人。他虽离乡数十年，说话仍是满口的乡音，真有如贺知章所谓“少小离家老大

回，乡音未改鬓毛衰”了。加之脑溢血后，舌本牵强，所以我访谒他，和他谈话，十句中只辨得五六句，其余也就含糊过去了。他住在沪西康定路的“安居”。所谓“安居”，是有来历的。因为当时三家合住在一处，一位是管际安，际安是报坛老前辈，擅昆曲，和徐凌云合著《昆剧一得》。又喜月旦梨园人物，署名义华，在评剧界是很有地位的。一位是古瀛金石书画家童大年，大年一署心安。际安、心安，和他自己署着朴安，称为安居，那真名实相符。他患脑溢血，乃民廿八年四月二十七日，幸而他经常打太极拳，身体很结实，居然靠着医药之力，从死神手中硬挣出来。可是成了半身不遂，他便别署半边翁，所以他写信给我，有云：

“自旧夏患脑溢血症，幸而不死，遂成偏枯，半耕半读之胡朴安，成为半生半死之胡朴安。”他病后，跼处三层楼上，凡四、五年不下楼。我去访谒他，总是作登楼的王仲宣。他藏书很多，如佛书经论二藏，儒书经史子集四部，排架列橱，几无隙地。他总是坐在藤椅上，凭着一张半旧的西式写字台，台上也堆着许多书本，开启抽屉，满满的都是稿纸。原来他病废后，身体不便行动，那精神上的努力，反胜于从前。右手尚能写，著作很多，有《周易古史观》、《庄子章义》、《中庸新解》、《通书新解》等书。古来神秘的解释，完全给他推翻。他能把现实的事物来作证明，说得头头是道，的确是很伟大的贡献。有一次，他对我说：“《易经》和《太极图说》，都是很浅显的，并没有什么奥妙，若然参透了，虽讲给小学生听，也能了解，我曾经试验过，是有成绩的。”谈毕，我告辞，他颤巍巍地要从椅子上站起来送我，我按住了他，请他不要劳动。

他病废中，整理着他祖、父、兄三世，下逮亡故的女公子玮平的作品，尤以其弟寄尘遗著为中坚，刊印《朴学斋丛书》，

计二十八种，订八厚册。他自己的著述，列为一表，没有刊印在内，所列的有：《易经学》、《易序卦说》、《易大象说》、《八卦为上古纪事之符号说》、《尚书今古文说》、《诗经学》、《诗经文字学》、《诗经文章学》、《诗经音字释》、《中国文字学史》、《中国训诂学史》、《古文字学 ABC》、《六书浅说》、《文字学论丛》、《文字学研究法》、《声韵学》、《泾县方言考证》、《泾县谚语考证》、《俗语典》、《史记汉书用字考证》、《史记体例之商榷》、《上古政治史》、《中国学术史》、《皖省学者传》、《中华全国风俗志》、《荀子学说》、《墨子补注》、《墨子浅说》、《墨子学说》、《商君学说》、《庄子学说》、《庄子章义浅说》、《续周秦诸子记》、《太极图新解》、《群经政治思想》、《古书校读法》、《中国习惯法论》、《离骚补释》、《朴学斋读经记》、《朴学斋读书记》、《朴学斋书目提要》、《朴学斋文存》、《朴学斋诗存》、《朴学斋词存》、《朴学斋曲存》、《朴学斋小说存》、《朴学斋游记》、《朴学斋演讲录》、《朴学斋杂记》、《五九之我》、《包慎伯先生年谱》、《周秦诸子学略》、《周秦诸子书目》、《笔志》、《纸说》、《奇石记》、《律数说》、《读汉文记》、《历代文章论略》、《论文杂记》、《余墨》。若天假之年，多活一二十岁，更不知还有几许贡献呢。

《朴学斋丛书》，别有一种本子较大的，刊印于民国十二年，内容都是他自己的作品。他的《余墨》有一序，略云：“榘玉旅居沪渎垂二十年，小楼一间，杂于塵肆之中，尘嚣之声，至夜不能清静。性喜书，不问版本美恶，遇有适用者，无论经史子集，辄节衣缩食以求之。久之，积有十余万卷，庋于楼中，除坐卧一席外，余皆置书，无转折周旋之地。日夕披览，有上下三千

年之观，纵横九万里之意，不自觉其楼之小，及塵肆之尘嚣也。自忘譚陋，所读各书，辄有著述，思附于作者之林，奋笔伸纸，不能自休。时而冥目幽思，时而高声朗诵，时而杂抽架上之书，至数十种以上，彼此互勘，寸楮尺缣，书写殆遍。虽一时感触之语，无当大雅，而性情之所寄，志愿之所趋，间有一二流露焉。乃汰其大半，得若干条，题曰《余墨》，亦过而存之之意也。”他老人家的写作生活，于此可见一斑。据我所知，这时他赁居新闻路辛家花园附近之赓庆里。记得一二八之役，我从闸北避难出来，暂躲赵眠云家，眠云也住在赓庆里中，但和朴安时间先后不同罢了。

他的著述，除上列表目外，尚有《归舟脞录》、《明史拾遗》、《儒家修养法》、《混沌国》、《唐代文学》、《南社诗话》。《诗话》是我请他写的，按期在《永安月刊》上发表，凡留意南社掌故的都很欢迎。不料有一次，由邮寄稿，忽付洪乔。他写稿是不留底的，这一下，却大大地扫了他的兴。《南社诗话》，也就不了而了。后来我请他别写它稿，他说：“尚有许多游记，从未发表过，可给《月刊》掲載。但有一条件，就是游记都有照相，必须铸成铜版图，配入其中，才有趣味。”奈这时物资缺乏，铸铜版很困难，因循未曾实行，也是很可惜的。此外又有《病废闭门记》，登在《大众》杂志上，约登了七八万言，《大众》停刊，余稿很多，都存留在《大众》主持人钱芥尘处，朴安逝世，芥尘曾声明：如出版界愿将《病废闭门》记刊印单行本的，他便把全稿无条件奉让，俾广流传，以慰死者。可是排印工太昂贵，没有人接受。又《六十年以前的我》，载于《小说月报》，《月报》不久又停刊，这篇文章，复半途辍止。他在该文中提到他的生日：“生于民国纪元前三十四年十月八日，为清光绪四年